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

上 册

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七七年十月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 辩 证 唯 物 主 义 与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辩证唯物主义)

目 录

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两个基本派别

- 一、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
- 二、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15)
 - (一) 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断定精神是第一性的，构成唯心主义阵营 ……(15)
 - (二) 绝大多数哲学家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不可知论者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23)
 - (三) 在哲学上企图超出两个基本派别，那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31)
-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生、发展都有其阶级基础和认识根源……………(37)

哲学上的两条基本路线、 两个基本派别

一、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按实质来说，是两个斗争着的党派，而这种实质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着。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信仰主义全副武装着，它拥有庞大的组织，它继续不断地影响群众，并利用哲学思想上的最微小的动摇来为自己服务。经验批判主义的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是在于替信仰主义者服役，帮助他们反对一般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5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9页。

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①所获得的

^① 指资产阶级手下的和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编者注

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50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2页。

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儒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把”工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列宁选集》第2卷，第377—378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378—379页。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480页。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

卷入了斗争的漩涡。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5页。

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列宁全集》第19卷，第2页。

我们的一切反动派，特别是自由派的（路标派的，立宪民主党的）反动派，“求助于”宗教并不是

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单靠棍棒和鞭子是不够的；棍棒终究要被折断。**路标派**帮助先进资产阶级搞到一种最新式的思想棍棒，精神棍棒。马赫主义这个变相的唯心主义**客观上**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第60页。

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的儿子即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混为一谈——对现今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说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他说：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实际上大多数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

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的话所作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作，是因为他们不敢正视真理。只要稍微想一想现代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锋利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占绝大多

数的时髦哲学流派，从那些和镭的发现有关的哲学流派起，到那些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止，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的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604页。《列宁全集》第33卷，第199页。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

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页。

哲学上的无党性，不过是卑鄙地掩盖起来的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阿谀逢迎而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62—363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6页。

看一看这位^①具有不调和的党性的唯心主义者（哲学上无党性的人，象政治上无党性的人一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怎样向物理学家说明走这一条或

① 指德国唯心主义者爱德华·冯·哈特曼。——编者注

那一条认识论路线究竟是什么意思，会得益不少。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92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02页。

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页。

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和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1页。

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不敢直率地清楚地道出内在

论者的真相。

事实上，内在论者是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信仰主义的公开说教者，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公开地用自己的理论性最强的认识论著作来捍卫宗教，替这种或那种中世纪思想辩护。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215—216页。《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0页。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

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中实践的终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1842年的《莱茵报》上青年黑格尔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2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1—312页。

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

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波特列索夫先生，你没有看到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的真正的现实的联系吗？那就让我这个昨天的政治家不揣冒昧地至少向你指出下面几个情况和看法：（1）什么是哲学唯物主义，为什么离开它是错误的、危险的、反动的，对这些问题的争论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派别”有“真正的现实的联系”，不然这个派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不是社会政治的，也不成其为派别了。只有主张改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那些鼠目寸光的“现实的政治家”才会否认这种联系的“现实性”。

（2）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末在俄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更加突出，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在德国，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特别突出，在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特别突出，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特别突出。在俄国，在革命以前，特别突出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我国实际中的运用，在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在革命以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并不是说，有时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某一方面；这只是说，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某一方面，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一切历史条件。（3）社

会政治反动时期，“消化”丰富的革命教训的时期，对于每个**生气蓬勃**的派别说来，是把包括哲学问题在内的基本理论问题放在一个首要地位的时期，并不是偶然的。（4）在俄国先进的思想流派中，没有象法国那种同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有联系的或者德国那种同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有联系的伟大的哲学传统。因此，正是对俄国的先进阶级来说，这种哲学“整顿”是不可缺少的，至于这种“整顿”姗姗来迟，在这个先进阶级完全成熟到在最近的伟大事件中起了自己独立的历史作用以后才开始进行，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5）世界其他国家早就准备好进行这种哲学“整顿”，因为例如新物理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有待辩证唯物主义去“处理”。在这方面，“我们的”（波特列索夫的说法）哲学争论就不只具有一定的即俄国的意义。欧洲已为“更新”哲学思想提供了材料，而落后的俄国在1908—1910年这个被迫沉寂的时期，特别“渴望”求助于这种材料。（6）不久前，别洛乌索夫把第三届杜马称为拜神杜马。他在这方面，正确地抓住了第三届杜马的阶级特点，公正地痛斥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虚伪。

列宁：《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7卷，
第58—60页。